

郭的笔的风格及其英语教学 (俗语教学其二)

1976年是中国人民难忘的一年。伟人逝世，四五事件，唐山地震……。

历史的应该把本来应该进行一个世纪的剧目，压缩在一年里，戏弄这个多灾多难的古老民族，让他们仍在压抑、悲伤、愤怒、惊恐的支撑中从痛苦走向痛苦，直至粉碎四人帮。就在这一年我认识了一位值得崇拜的老人——陈翰笙，并有幸成为他的业余英语助教^{先生}。

认识他的人都亲切地叫他翰老或陈伯公。翰老与鲁迅是同代人。早年留学欧美，后回国在燕大执教，又投身于革命。他在国内外享有盛名。翰老的学生有^{许多}，自己也说不清，莫之相李满天下。记得一次同学仍在大街上与翰老合影，突然一个约莫50岁的陌生人也加进来，“我也是翰老的学生，让我也一起照。”翰老的学生，这个年龄层，犹如一条纽带把他和后代学生系在一起。提起它，彼此不相识的，也会产生相识人那种亲切的感情。

翰老身材不高，讲话口音略带方言。除吸烟，看东西吃外，从他的思维，爽朗的性格，惊人的记忆力，你一点也不敢相信在当时他已是一位80岁高龄的老人。他说话诙谐而风趣，好象他与三四十年前的争辩就发生在昨天，而且你会觉得他的意见还有道理哩。翰老表情分明，敢于仗义执言，别人起劲地批评，他却大讲邓小平的好话。他不怕坐牢。

就沉默寡言，读书有罪，人们都禁若寒蝉，那文革最后的两年，他无声无息，竟免费办起了业余英语培训班。为此还被街
道和报告了和派出所找过麻烦。
单位领导

鞠老教授英语的方法与众不同。他没有固定的课本。
课文是他根据大家选出的题目，由大家记录，即席脱口译成的。
鞠老知识面宽，英文功底厚，加上他态度鲜明，敢说敢讲。
动不动抨击文章，描述上生动，尖锐而丝丝入扣。因此，^{课文}上他的课既兴奋又感鼓舞。他要求大家回家背诵，并在下次课上者一检查。除了背诵，还要完成汉译英的作业。

鞠老有意识地让大家练习各种不同的文体。有时他从参考书上摘些段落，有时自己编出几句。作业是在家里各自完成的。在飞初阶段，为不使鞠老感到太失望，几乎每个人都在先请人把自己写的东西修改一遍。有的请专业翻译，有的请大学英语教师，有的索性求助英美留学生。即使如此也逃脱不了鞠老的精雕细刻。经他手过的文章，的确漂亮，味浓。鞠老早年在国外读书，治学严谨，字斟句酌的。他的一句话有时要反复改几遍，直到自己听七来满意为止。鞠老讨厌对号入座的直译，强调前后句之间的接气，因此对一些小词和修饰词特别讲究。漂亮的表达，逻辑的语序，品味不同的思维是鞠老为你叫好的根本所在。凡读过鞠老文章

很少有人不为他那朴素、流畅而通达，准确、深邃而深刻
的措辞及意念，所吸引，所感染。这种风格贯穿于他的
全部英文版的作品之中，真是文同其人。

阅读比起背诵与写作，车船老那显得不那么紧迫。对于每
周两次课的学生，这是唯一可以写篇一点的地方。如果来的学生少，只三五
人，时间有余，车船老会让你把阅读的材料用英语全文读一下。车船老
的阅读材料全是老人从国外报刊杂志上精心选来的。每周由同学统
一负责打字或抄写。通过阅读，同学的开阔眼界，增长知识，受到
了新的表达方式。

^{的推移}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这批老同学先后离开了车船老，一批批同学又
聚拢着他的身旁。但对他老人家的爱却丝毫没有减退。车船老
教给他的英语，也教给他做人，做一个善良、纯朴、正直的人，做一个有益于
民族和人民的人。对此他只说地不多，然而从他身上我们却深深的感受到
到了。他给他的学生，爱的那样专一和无私，他从不挑剔他们的
年龄、身世和家庭，因为他爱的是青年，他愿把他们的一切都奉
献给这个祖国的未来。为了她的高强，老人奔波奋斗一生。我们
也更爱他，爱他的知识，爱他的灵魂，爱他的气质，怕是战士的
精粹。像他那样风流，作车船老的学生，成为我的无声的共勉。
在他生日的时候，我们总赶不回来，谁都不会忘记给他寄上
一张卡片，寄上我们深切的祝福，“亲爱的伯伯你永远想念你。”

冯涛

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五日于瑞士